

我二十九岁的夏天

有鹿 作品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四季流转而步履不停的爱情故事

我二十九岁 的夏天

有鹿 作品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二十九岁的夏天 / 有鹿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5
ISBN 978-7-5502-7831-8

I. ①我… II. ①有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15299 号

我二十九岁的夏天

作者: 有鹿

责任编辑: 崔保华

特约编辑: 程彦卿

装帧设计: TOPIC DESIGN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00 千字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8.5

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7831-8

定价: 38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68210805

目 录



春	在三月的末尾，遇见百分之百的小猫 / ²	四月物语 / ¹⁴		
夏	我二十九岁的夏天 / ³⁰	微胖星球 / ⁶⁸	鸣蝉之夏 / ⁸⁶	糖果车站 / ¹⁰⁰
	麒麟啤酒喝起来像有金银花的凉茶加了气 / ¹¹²			
秋	初恋在一座城池 / ¹²⁶	和你在一起 / ¹⁵²	礼物 / ¹⁶⁸	
冬	直到世界尽头 / ¹⁹⁰			
后记	但我们跳进的大海已经改变 / ²⁵⁶			

Spr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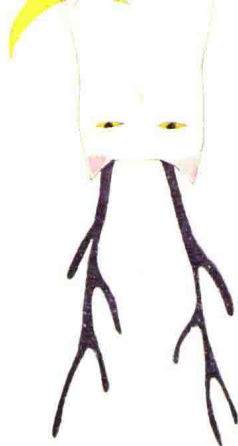
春

Spring

在三月的末尾， 遇见百分之百的(小猫)

2013年2月开头的那些日子是怎么过去的，我已经想不起来了。记忆中我过了一个年，陀螺般地辗转了几个城市。在连接城市与城市的公路上，看到远方连绵的山连成线状。落日在田野的枝头间奔跑着，水田里一片浅绿。彼时我在南京大学念建筑学研究生，学业到第二年，所有学分已经修满，毕业论文与找工作这种大事尚未开始——像是一首歌曲第一遍唱完等待着副歌响起那个略显尴尬的空白时段，无所事事又满怀期待。

就这样，在柳树树梢像一片青雾的二月末尾，我离开了南京，到了上海，去一家小型建筑事务所开始为期六个月的实习。



工作的事务所在旧时法租界内的一栋三层小楼里。住处也在附近。七层的老居民楼，没有电梯，建成约在20世纪90年代。走过层层楼梯，就到了我的房间，我和一个也是建筑师的姑娘合租一户两室的房子。

周末出门加班，在一楼与二楼之间的楼梯上，忽然听到猫叫声，“喵喵”声音很大，大概是从一楼某户开着的门里传来的。

因为居无定所，自己并没有养猫，但我是一向喜欢猫的。

然而东张西望了一会儿，并没有找到声音来源，惋惜地走了。

隔天又听到，然而还是没有找到猫。

真正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五天之后。那天晚上我和室友出门去买

吃的，下楼的时候又听到了熟悉的猫叫声。

“奇怪，到底是哪家啊？这么晚也不关门？”我绕到楼梯后面。

楼梯下方那一米多高的空间里，一个废弃的木头置物架上面堆满了砖头。大约是哪家装修留下的。

置物架下方放着一个脏得已看不出颜色的金属脸盆，里面是不明所以的黑乎乎的东西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。

然而就在那黑乎乎的置物架的角落里，在砖头与瓦片的碎屑里，缩着一只猫。它一身黄棕色虎皮花纹，看起来还很小，不过三个月大的样子，长得并不算好看。瘦弱的普通的怯生生的黄狸猫一只，仅此而已。

它脖子上拴着一根红色的塑料绳子，因为拉扯而变得硬邦邦，绳子的一端系在架子上的钉子上，总共也只是一米多长。我忽然明白过来，下面盆子里的是它的粪便。

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没有空掉的食物容器。盆子旁边扔着一块啃了一半的饼，长满了青色的霉菌。一切都光秃秃的，令人生疑。

“喵呜。”小猫朝我小声叫了一声，室友站在我身后，也被吸引了过来。

室友陪我走去不远处的 CityShop，这么晚了，大概只有在那里才能买到猫粮吧。

那时候总是加班到深夜。三月末尾深夜的旧时法租界的马路上，

空气寒冷，风吹响刚刚长大的法国梧桐的新叶，唯有黄色的路灯灯光连绵不断，温暖而明亮。走回住的楼里，用力跺一下脚打开楼道里的声控灯，绕到楼梯底下去看看那只猫还在不在。

当然还在，深褐色与黄色相间的虎皮纹路，缩成尽可能小的一团，在架子的最里面，好像这样方便全世界都注意不到它一样。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看起来却还是呆若木鸡的样子。红色的塑料绳子照例拴在它的脖子上。

一次性纸盘子里的猫粮又剩了大半，看来它不爱吃猫粮。水也没怎么喝。

我不忍心去摸它，总觉得如果那样做，它会把自己蜷缩得更厉害吧。

就这样，我回头，上楼，洗漱，睡觉，沉重的一天就此结束。时间已过十二点，新的一天开始被蚕食。

不是没有打听过的，实在没有见过这样养猫的。

一层隔壁屋的老头儿警惕地盯着我，好像我是一只不怀好意的苍蝇。

“不要了！搬家走了！隔壁家的！”终于明白我在问什么之后，他说了这么一句。门啪的一声关上了。

隔壁的门确实从来没有开过。我敲过三次。





那天是周六，我煮了鱼，下楼去喂它。

它像往常一样狼吞虎咽着。它喜欢吃鱼。

忽然我像不知道哪里的弦被拨动了一样。

“就这样让它生活在架子角落里？晚上这么冷，外面白天的阳光那么暖和，它知道太阳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我噤噤噤地跑回楼上去拿剪刀，剪断了它脖子上的红色塑料绳子，然后抱起了它。它轻到难以想象，简直空荡荡的。

“怎么办？我把楼下的小黄猫抱回家了！”我给养了猫的朋友打电话。

“你和我提到的那只？”

“对啊，怎么办，我现在有点害怕啊！”

“害怕什么？”

“毕竟是被拴着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没有主人，感觉像偷了别人的东西……”

“虽然确实有点冲动，但是不要害怕。你和我说过，半个多月也没有人喂就拴在那儿，对不对？就算有主人也是个不值得信赖的主人。真到我上门来的时候再说。”

“小猫好像也有点怕我的样子……”

“它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一到房间就钻到了床底下。”

“你把床挪到你能抱住它的位置。有T恤吧？拿一件轻轻盖下去，把它包住，让它有点安全感，然后抱到床上来，拿个东西盖住它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等我来，我帮你搞定。”他说。

好像多多少少有了点依靠，我找到一条厚的蓝色格子连衣裙，把床挪出一条缝，小猫缩在床角一动不动，一副害怕得连跑都不敢跑的样子。我照着朋友说的做了，果然顺利地将它抱到了床上。它被裹在连衣裙里，皱着眉头，垂着眼睑，直接蹲成了一尊雕塑。

在等朋友来的时间里，我拿出白纸，在笔筒里抽出一支黑色签字笔。

“不知道楼道里这只小黄猫是否有主人，小猫似乎无人照料，天气尚冷，因此抱了回来喂养。我是五楼的住户，电话号码留在这里。如若这只猫有主人且正好是你的话，那么真是抱歉。如有需要，请与我联系。”

写完了，我换了拖鞋，出门前看了看那只小猫，它还是一动不动地蹲着。窸窸窣窣下楼，在它曾经蹲着的架子上贴上了我写的字条。

朋友及时赶来，帮我买了猫砂等必需品，并用纸箱做了一个简易的猫窝。这可帮了大忙。

最初的三天，小猫与我严格地划着界线。我在房间的时间里它一直躲在自己的箱子里。小鱼、猫粮、水、玩具，它对一切都不为所动。

“这只猫好像不会舔毛！”我给朋友打电话。

“哈？怎么会？”

“真的，没有见过它舔毛。感觉它丧失了一只猫的基本属性！”我表示惊叹。

“会睡觉就行。那也是猫的基本属性。”他安慰我。

“那大概是有的。”我赞同。

“名字可想好了？”他问我。

“猫的名字？”

“是的，既然要养，还是起个名字比较好吧？”

“名字，暂时还不知道叫什么。”

一旦起了名字，好像就有了深刻的不一般的意味了吧。我还是有点慌张。

虽然这只小猫这般高冷，然而当我去上班，回家之后便会发现，食物被吃掉了，猫砂也有使用过的痕迹。

“虽然有点自闭，但是能好好吃饭就好啊。”这么想着，我也很欣慰。

大概它也有好好睡觉吧。

就这样到了第三天深夜。我关了灯，准备睡觉。一切都在周围暗下来，唯有窗外天空里的云层反射着城市永不消失的人工光线。我就躺在这昏暗里。

小猫从箱子里走出来，轻轻地走到了我的脚边，在那里嗅了一下，湿湿的小鼻子碰到了我的脚踝。

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
它一路沿着我的身体向我的枕边走来，一直走到我脸旁。

我的头发散落在枕头上，长发很长了。

像是找到了它认为的可靠之地的源头一样，小猫踩着我的头发，原地绕了一圈，尾巴扫过我的脸，最后站定，卧了下来，后背和屁股靠着我的脸，睡在了我的头发里。

那一刻我感觉羁绊已尘埃落定，就像你们明确爱情发生的那一刻一样。

我遇见了一只对我而言百分之百的小猫。

半个月后，我去看一楼的置物架，之前贴上的字条原封未动，我撕了下来。

之后我依旧居无定所。实习结束回到学校，我将它带离了上海。

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要出去调研一个月，我将它托付给朋友照顾。

“一直都没有见到过你的小猫啊！”半个月后，朋友向我述说情况。

“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要不是食物有减少，厕所也有在用，我简直要以为它走丢了。”他大为感慨，“没有见过这么自闭的猫啊。”

“只有我在的时候，它的样子还好啊。放心吧。”我说。

毕业论文比想象中要难做许多。两个月后，当我在上海安顿下来，才得以把那只小猫接回来。

已经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相对于猫的生命而言，则更为漫长。

我疑心小猫已经不记得我了。它扎进新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躲到沙发底下再也不出来。

夜里我醒来，因为感觉脸上湿湿的。

是小猫在舔我的脸——它睡在我的头发上。

完

